



學海類編

六安晁氏聚珍板印

學海類編

經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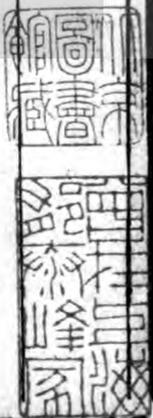
序

學海類編者浙西曹秋岳先生之所輯其門人陶子艾村之所增刪也所錄古今書計有四百二十餘種皆海內士大夫家藏抄本人世所稀見者艾村嘗述其師之言謂近日盛行漢魏唐宋叢書及毛氏津逮陳氏祕笈商氏百川學海等編蒐羅既狹分類不清未免無用之書亦雜其中而又刪汰不全是編皆本來完帙選擇精嚴無濫收者亦可謂富而美矣當今

天子洪齊天之國祚

學海類編

原序



聖學於日新聞道敷文化成天下設以是書進之
宸御必蒙 綏暇觀覽重以
睿裁登諸剞劂廣播瀛宇詎非詞林之盛事藝苑之休
光歟惜乎其力不能錄副本備抄甫竟又祕而不出懷
片獻之誠者尙未之知也予嘗從艾村先生遊得見輯
書大意及所錄書集因以數言識之冀他日借抄無拒
我焉芝園居士書

輯書大意

總目序次

古今書籍總以經史子集該之祕府分貯甲乙丙丁
四字庫井然不紊茲編雖曰小輯悉準四者先後而
以類從焉

一曰經翼 儒者讀書必以經學爲先漢疏宋註闡發
聖賢訓旨皆羣經之羽翼也余家所藏唐宋人經解
最多大半爲崑山徐氏所刻今就所存者擇而錄之
甯少毋濫

先生晚年復於諸書詳審去留不獨經解也

二曰史參 正史之論斷稗史之記載皆足資閱史之參考第論斷必衷於義理記載不涉於荒誣方入是書

三曰子類 秦漢而後子書絕少今取語言之近乎子者理學諸書附焉

理學家言必以考亭爲的先儒語錄近日儀封張孝先先生刊行略盡學統源流從可識矣在茲集者不無純駁互出深於學者自能辨之

四曰集餘 各家雜著皆文集之餘也唐以前率多虛假之詞至宋則語正而事確故蒐採獨多若明且略之以鐫本尙不乏也

集餘者配經史子之總名其書卽下八類是

集餘敘次

雜著繁多區爲八類亦就書之大要約略名之其中稍有雜出亦不論矣

一曰行誥 尊植品也皆砥節修名維風勵俗可儀可法之書

行誥中間有與子類相似以大槩關乎人品故入

此門兼及元祐黨籍諸編者君子小人自有公論
邪之不能害正也兼及桐陰舊話等編者家乘所
載定多嘉言懿行潘安仁之咏家風謝康樂之述
祖德固採詩者所不廢也

二曰事功 貴經世也學期有用節取大要其餘悉可
類推考古證今神而明之自在乎人耳

三曰文詞 重立言也學者博覽羣書多有不能濡筆
者皆由講論之不精體裁之未悉閱是編可以登高
能賦矣

四曰記述 或論古或論今或紀言或紀事皆足增廣
入學識即於客座揮塵而談能令聽者悅服藹乎仁
義之言有本者固如是也

五曰考據 中庸學知工夫明辨列在第四是知讀書
益處必能考據方不死於章句之下
明辨不獨讀書凡事物皆是

六曰藝能 皆文人餘事有此益見雅韻於以檢束身
心暢舒興趣正吾夫子所謂游於藝而非術士之所
習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註謂農圃醫卜之屬苟能領會亦見淹通

七曰保攝 煉丹辟穀蟬蛻飛昇此事吾所不信惟卻病延年善能保攝者確有徵焉斯養生之道亦不可不講也 人世難逢開口笑若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矣故人能隨時隨處無往而不樂者吾知其必壽

愚以士君子苟不遇時棲息烟霞嘯歌泉石亦自可無求無患以延壽算彼日徵逐於名利之途不

知休息者徒自戕其命耳故隱居樂道之書附於保攝良有深意

八曰遊覽 古人有臥遊五岳圖若書籍所載勝境尤可不出戶庭而恍然遇之較之繪畫尤爲便易

先燕薊 皇都也次奉天 聖朝發祥之地也次山左先聖所生之鄉也次吳越鄙人父母之邦也不惟其地地之人與物亦竝誌焉不惟其人人之事與言亦兼採焉末附遊具雅編蓋以好遊而遊具不雅必爲靈境所鄙一壺一榼正須講究然亦

但期免俗毋用求精

不錄書

開卷有益然亦竟有無益者第觀所不錄書則所錄者可知矣

一二氏之書尚說元巫及成仙作佛之事不錄

一誣妄之書不錄

一誌怪之書不錄

一因果報應之書不錄

一荒誕不經之書不錄

一穢褻詭言及一切遊戲之書不錄

以上六條或全書中有一二段涉及者亦不復刪
一不全之書不錄

或舊人所刪無從查補而其書又不可缺者仍錄之
每怪說郛一書多所刪汰甚有數卷至十餘卷之書僅刻三四葉者此最無學識人託名吾家南村所輯高閣置之可也

一詩不繫事者不錄

此以徵事爲主非選詩也

一雜抄舊著成編不出自手筆者不錄

一漢魏叢書津逮祕書及說海談叢等書所載者不錄
亦有本無其書僅存其名於目錄者皆前人尋求
而未獲者也幸而獲之必爲選錄

一部帙浩繁者不錄

少則十葉以內多至三百葉以外更有多者以繼
於力且緩之而近日靜惕堂遺書已多散失矣每

一追思爲之隕涕

一近日新刻之書及舊板流傳尙多者不錄

一明末說部書不錄

恐有干礙無妨缺略此先生嗜書若渴所蓄所購
從未之聞也

一茶經酒譜諸書不錄

茶爲韻事不錄者何書多不勝錄也若酒則聖人
之所惡予亦惡之竊以爲天下害人之物無過于

酒人之先天後天皆被其禍損聰明減壽算

人之飲酒

多在昏夜繼以房事則昏濁之氣已中於受胎之始所以自有酒以來人之醇良而遐算者少也

廢術業耗財物起爭訟所傷實多故朝廷善政若

能禁酒則五者之害盡反而爲益於人矣然承祭
宴賓不能無之則行權酷之令庶不致人人以飲
酒爲事也

雜言

輯書大意前言已盡茲復詳其各書排次及抄寫格
式務必整齊而尤於改正續補二者有厚望焉亦先
生教

一各書排次概依作者先後而類序之中又有區分者
如經翼則以十三經爲次史參則以朝廷爲次事功

則以六部爲次遊覽則以今京師而外省而邊海
爲次作者先後仍各從其類

一學海類編書之總稱止於序目提明各書仍以本書
之名開首次行繫以作者姓名爵里旁附之人非於
本書有增刪註釋悉去之

一格斗酌定九行二十一字

一前代提頭字及空字皆一直接寫其有宋元舊式之
佳者閒存一二以存古意

若昭代之書應提頭者概與正文平寫亦雅式

學海類編
也又有零雜之文提頭太多者空一字寫仍或有
之

一本書序傳題跋或有闕遺而於他集見之必爲補入
并以告之同心共事者

一抄本之書訛以傳訛至有不可模寫字句此全仗抄
手之淹通一一改正而較勘良朋幸無靳濤筆焉

一是編實因曹先生藏書之富易於選擇然滄海遺珠
正恐不免至 當代才賢著作之盛自媿貧而寡交
收藏絕少尙祈 同志爲鄙人多方覓購以續成巨

帙直令古今祕籍隱而未顯者從此流傳詎不心快

倦圃老人述

門人陶 越增訂

曹氏卷圖所輯學海類編未有刊本向聞金山錢氏
有曰
廷假閱丙戌丁亥閒余守武林適嘉禾李
同
小會詢知其鄉有藏弄者乃以善價購之
較彙刻書目所列門類篇頁無一不合證之錢氏藏
本尤爲完善前有汲古毛氏藏書印繕手亦工惟此
書篇帙繁富外閒絕少副冊無從考證訛舛孫平叔
制軍現修閩省通志介李薊汴就錄數種頗以未見
全書爲憾今吳興沈秋塘偕其友家春泉承六安晁
氏之屬願得是書以活字板排印用廣流傳固藝林

學海類編
盛事也余敢自私哉卽舉而畀之并識數語于後道
光辛卯六月婁縣張允垂書

學海類編總目

經類

史類

子類

集餘一行詣

集餘二事功

集餘三文詞

集餘四記述

集餘五考據

集餘六藝能

集餘七保攝

集餘八遊覽

學海類編目錄

經翼

易說

讀易私言一卷

周易議卦二卷

讀書叢說六卷

尚書蔡註考誤一卷

禹貢圖註一卷

古文尚書考一卷

宋呂祖謙著

元許衡著

明王崇慶著

元許謙著

明袁仁著

明艾南英著

國朝陸隴其著

學海類編
尚書古文辨一卷

國朝朱彝尊著

詩經協韻考異一卷

宋輔 廣學

詩論一卷

宋程大昌著

毛詩或問二卷

明袁 仁著

詩問略一卷

明陳子龍著

春秋集傳微旨三卷

唐陸 淳纂

春秋金鎖匙三卷

元趙 汭著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明袁 仁著

讀左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著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國朝吳守一著

禮經奧旨一卷

宋鄭 樵著

三禮攷一卷

宋真德秀著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元吳 澄著

周禮五官考一卷

明陳仁錫述

三禮指要一卷

國朝陳廷敬著

檀弓訂誤一卷

國朝毛奇齡著

讀禮志疑十二卷

國朝陸隴其著

大學發微二卷

宋黎立武著

中庸 指歸分章 三卷

宋黎立武著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編

孟子年譜一卷

明虞淳熙輯

孝經集靈一卷

明虞淳熙輯

史參

訂正史記真本一卷

宋洪遵著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著

兩漢解疑二卷

明唐順之著

三國雜事一卷

宋唐庚著

兩晉解疑一卷

明唐順之著

五胡十六國考鏡一卷

宋石延年著

南北朝雜記一卷

宋劉敞著

隋史斷一卷

宋南宮靖一著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著

唐史論斷三卷

宋孫甫著

安祿山事蹟三卷

唐姚汝能纂

平巢事蹟考一卷

宋撰 人闕

鑑誠錄十卷

後蜀何光遠著

五國故事二卷

宋無名氏輯

江表志三卷

宋鄭文寶著

南唐拾遺記一卷

明毛先舒撰

三楚新錄三卷

宋周羽翀編

涑水紀聞十六卷

補遺一卷

宋司馬光著

蜀檮杌二卷

宋張唐英撰

西夏事略一卷

宋王 偁撰

五代春秋二卷

宋尹 洙編

江南別錄一卷

宋陳彭年著

靖康紀聞一卷

拾遺一卷

宋丁特起編

張邦昌事略一卷

宋王 偁撰

劉豫事迹一卷

宋無名氏編

北狩見聞錄一卷

宋曹 勳編

北狩行錄一卷

宋蔡 條著

南燼紀聞一卷

宋辛棄疾著

竊憤錄一卷

前人

竊憤續錄一卷

前人

阿計替傳一卷

前人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宋敏求著

南遷錄一卷

宋張師顏著

朝野遺記一卷

宋無名氏輯

三朝野史一卷

宋無名氏輯

庚申外史二卷

元權衡編

陳張事略一卷

明吳國倫編

元史備忘一卷

明王光魯編

明氏實錄一卷

明楊學可編

天尺宮詞一卷

明蔣之翹著

子類

宋景文雜說一卷

宋宋祁著

晁氏儒言一卷

宋晁說之著

晁氏客語一卷

前人

省心錄一卷

宋林逋著

樵談一卷

宋許棐撰

讀書錄存遺一卷

宋潘音著

勤有堂隨錄一卷

元陳櫟著

郁離子一卷

明劉基著

潛溪邃言一卷

明宋濂著

華川卮辭一卷

明王禕著

青巖叢錄一卷

前人

侯城雜誠一卷

明方孝孺著

薛子道論三卷

明薛瑄著

錢子測語二卷

明錢琦撰

白沙要語一卷

明陳獻章著

類博雜言一卷

明岳正著

空同子纂一卷

明李夢陽著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著

傳習則言一卷

明王守仁著

心齋約言一卷

明王艮著

近峰記略一卷

明皇甫康著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悅著

后渠庸書一卷

明崔銑著

蝸笑偶言一卷

明鄭瑗著

經世要談一卷

明鄭善夫著

陰陽管見一卷

明何塘著

方山紀述四卷

明薛應旂著

讀書筆記一卷

明祝允明著

學古瑣言二卷

明鄭曉著

儼山外纂一卷

明陸深著

海涵萬象一卷

明黃潤玉著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侯一元著

澹齋內外言二卷

明楊繼益著

海樵子一卷

明王崇慶著

黎子雜釋一卷

明黎久之著

客問一卷

明黃省曾著

擬詩外傳一卷

前人

海沂子一卷

明王文祿著

凝齋筆記一卷

明王鴻儒著

日錄裏言一卷

國朝魏禧著

常語筆存一卷

國朝湯斌著

學術辨一卷

國朝陸隴其著

業儒臆說一卷

國朝陶坻著

集餘一行詣

孝詩一卷

宋林 同著

白鹿書院教規一卷

宋朱 子纂

程董二先生學則一卷

宋饒 魯編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

錢氏私志一卷

宋錢世昭撰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宋尤 玘撰

諭僚屬文一卷

宋真德秀著

諭俗文一卷

前人

東谷隨筆一卷

宋李之彥著

江東書院講義一卷

元程端禮述

鄭氏規範一卷

元鄭太和著

建文忠節錄一卷

明張 芹著

楊忠愍遺筆一卷

明楊繼盛著

廉矩一卷

明王文祿著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

附慶元偽學黨籍

明海 瑞編

致身錄一卷

明史仲彬叙

人譜一卷

明劉宗周編

庭幃雜錄二卷

明錢 曉訂

家誠要言一卷

明吳麟徵著

證人社約一卷

明劉宗周著

初學備忘二卷

明張履祥著

東林始末一卷

明蔣平階編

溫氏母訓一卷

明溫以介述

教習堂條約一卷

國朝徐乾學述

集餘類二事功

愧郊錄十五卷

宋岳珂撰

翰苑遺事一卷

宋洪遵編

歷代銓政要略一卷

宋楊億著

官爵志三卷

明徐石麒輯

歷代銓選志一卷

國朝袁定遠編

捕蝗考一卷

國朝陳芳生纂

旗軍志一卷

國朝金德純著

楊公政績紀一卷

國朝黃家遴編

邦計彙編一卷

宋李維撰

拯荒事略一卷

元歐陽元著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陞著

煮粥條議一卷

明陳繼儒著

元海運志一卷

元危素撰

鹽法考略一卷

明邱濬編

錢法纂要一卷

明倪元璐輯

國賦紀略一卷

國朝曹溶編

明漕運志一卷

國朝曹溶編

御史備官日記一卷

宋趙抃誌

東宮備覽六卷

宋陳模進

歷代關市征稅記一卷

國朝彭甯求著

貢舉敘略一卷

宋陳彭年編

歷代貢舉志一卷

明馮夢楨著

樂律舉要一卷

明陳邦奇輯

學科考略一卷

明董其昌編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一卷

國朝郎廷極著

臚傳紀事一卷

國朝繆彤著

歷代郊祀志一卷

國朝纂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一卷

國朝王士正紀

陽明先生鄉約法一卷

明陳龍正錄

陽明先生保甲法一卷

明陳龍正錄

莅戎要略一卷

明戚繼光著

歷代車戰叙略一卷

國朝張泰交編

武舉考一卷

國朝譚吉璉述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宋陳克進

青溪寇軌一卷

宋方勺著

保越錄一卷

元無名氏著

平濠記一卷

明錢德洪輯

馬政志一卷

國朝蔡方炳著

備倭記二卷

明卜大同著

明倭寇始末一卷

國朝谷應泰編

江防總論一卷

國朝姜宸英撰

海防總論一卷

前人

江防集要一卷

國朝趙甯輯

海防集要一卷

國朝韓奕輯

江防述略一卷

國朝張鵬翮著

海防述略一卷

國朝杜臻著

棠陰比事三卷

明吳訥刪正并續補

宋桂萬榮著

刑法敘略一卷

宋劉錡編

續刑法敘略一卷

國朝譚瑄著

折獄卮言一卷

國朝陳士鏞著

河源記一卷

元潘昂霄撰

河防記一卷

元歐陽元撰

常熟水論一卷

明薛尚質著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賀仲軾錄

西北水利議一卷

國朝許承宣著

明汪南治水記一卷

國朝陳士鏞編

浮梁陶政志一卷

國朝吳允嘉述

集餘 三

文章緣起二卷

梁任昉撰
明陳懋仁續

樂府雜錄一卷

唐段安節撰

二南密旨一卷

唐賈島撰

詩式一卷

唐釋皎然著

琴溪詩話十卷

宋黃徹著

樂府指迷一卷

宋張玉田纂

四六談麈一卷

宋謝伋著

謂語陽秋二十卷

宋葛立方著

文錄一卷

宋唐庚著

環溪詩話三卷

宋吳沆著

玉壺詩話一卷

釋文瑩著

庚溪詩話一卷

宋西郊野叟著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著

容齋詩話六卷

宋洪邁著

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前人

詩獻一卷即烏臺詩案

宋周紫芝錄

歲寒堂詩話一卷

宋張戒著

姜氏詩話一卷

宋姜夔著

吳氏詩話二卷

宋吳名未詳著

深雪偶談一卷

宋方岳著

碧雞漫志一卷

宋王灼撰

對牀夜話五卷

宋范希文著

東坡文談錄一卷

元陳秀明編

東坡詩話錄三卷

前人

木天禁語一卷

元范梈著

詞品一卷

元涵虛子著

製曲十六觀一卷

元顧瑛著

詞旨一卷

元陸輔之著

文原一卷

明宋濂著

談藝錄一卷

明徐禎卿著

夢蕉詩話一卷

明游潛著

餘冬詩話二卷

明何孟春著

詩談一卷

明徐泰著

全唐詩說一卷

明王世貞著

詩評一卷

明王世貞著

文評一卷

前人

文脈一卷

明王文祿著

藝圃擷餘一卷

明王世懋著

存餘堂詩話一卷

明朱承爵著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顧元慶著

顧曲襍言一卷

明沈德符著

余山詩話二卷

明陳繼儒著

玉筍詩談三卷

明朱孟震著

學海類編 卷之四
棗林藝簣一卷

明談 遷著

聲韻叢說一卷

明毛先舒著

唐詩談叢五卷

明胡震亨著

恬致堂詩話四卷

明李日華著

師友詩傳錄一卷

國朝 郎廷槐問
王張答

詞統源流一卷

國朝彭孫適著

詞藻四卷

前人

漫堂說詩一卷

國朝宋 犖著

詞壇記事三卷

國朝李良年著

詞家辨證一卷

國朝李良年著

論學三說一卷

國朝黃與堅述

四六金針一卷

國朝陳維崧著

南州州堂詞話三卷

國朝徐 鉉著

集唐要法一卷

國朝郎廷極著

集餘 四記述

封氏聞見記十卷

唐封 演著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韋 絢述

幽閒鼓吹一卷

唐張 固撰

灌畦暇語一卷

唐撰 人缺

北窗炙輠錄二卷

宋施彥執編

宋景文筆記二卷

宋宋 祁著

珩璜新論四卷

宋孔平仲著

明道襍志二卷

宋張 耒著

西齋鎖錄一卷

宋孫宗鑑撰

鐵圍山叢談六卷

宋蔡 絛著

蒙齋筆談一卷

宋鄭景璧著

碧湖雜記一卷

宋撰 人闕

昨夢錄一卷 卽退軒筆錄

宋康與之撰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 慥著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著

南窗記談一卷

宋無名氏著

袖中錦一卷

宋太平老人著

王氏三錄三卷

宋王定國著

甲申雜錄

聞見近錄

隨手雜錄

楊公筆錄一卷

宋楊彥齡著

木筆雜抄二卷

宋撰 人闕

梁谿漫志十卷

宋費 衮著

醴泉筆錄二卷

宋江休復著

湘山野錄三卷

宋釋文瑩著

談藪一卷

宋龐元英著

養疴漫筆一卷

宋趙 潛錄

鶴山筆錄一卷

宋魏了翁撰

志雅堂禠抄十卷

宋周 密著

話腴一卷

宋陳 郁撰

默記一卷

宋王 銍著

誠齋揮麈錄二卷

宋楊萬里著

後山叢談四卷

宋陳師道著

二老堂雜志五卷

宋周必大著

賓退錄十卷

宋趙與峕著

羅氏識遺十卷

宋羅 璧著

歸潛志八卷

金劉 祁著

佩韋齋輯聞四卷

元俞德鄰著

北軒筆記一卷

元陳世隆編

學易居筆錄一卷

元俞鎮著

東園友聞一卷

元撰 人闕

漱石軒筆記一卷

朱李隱撰

遂昌山樵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著

震澤紀聞一卷

明王鏊著

蔗山筆塵一卷

明商輅著

井觀瑣言三卷

明鄭瑗著

方洲雜言一卷

明張甯著

琅琊漫抄一卷

明文林撰

敝帚軒刺語四卷

明沈德符著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袁宏道著

秋涇筆乘一卷

明宋鳳翔著

萃野纂聞一卷

明伍餘福述

餘菴雜錄三卷

明陳恂著

石田雜記一卷

明沈周著

簣齋雜著一卷

明陸埏述

寒夜錄三卷

明陳洪緒著

集餘五考據

資暇集三卷

唐李匡義編

北戶錄一卷

唐段公璐撰

格物麤談二卷

宋蘇軾著

猗覺寮雜記六卷

宋朱翌撰

就日錄一卷

宋撰人闕

緗素雜記十卷

宋黃朝英著

文昌雜錄一卷

宋撰人闕

月下偶談一卷

宋俞炎著

辨誤錄三卷

宋吳曾著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

宋彭叔夏著

歲時廣記四卷

宋陳元靚著

野服考一卷

宋方鳳著

肯綮錄一卷

宋趙叔向著

霏雪錄一卷

元鐺績著

文待詔題跋二卷

明文徵明著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梅純撰

辨物小志一卷

明陳絳著

羣碎錄一卷

明陳繼儒著

枕譚一卷

前人

男子雙名記一卷

明陶涵中纂

婦女雙名記一卷

明李肇亨纂

方言據二卷

明岳元聲錄

秦璽始末一卷

明沈德符著

與古人書二卷

明張白烈著

歷代甲子考一卷

國朝黃宗羲著

改元考同一卷

國朝吳肅公著

握蘭軒隨筆二卷

國朝卜陳彝著

諡法考一卷

國朝沈蕙纒述

孔子

弟子

孟子

弟子考三卷

國朝朱彝尊著

姓氏考略一卷

國朝陳廷煒著

課業餘談三卷

國朝陶煒著

廣事同纂一卷

國朝沈廷文述

集餘六藝能

文房四譜五卷

宋蘇易簡著

星象考一卷

宋鄒淮著

學醫隨筆一卷

宋魏了翁著

墨記一卷

宋何遠撰

文湖州竹派一卷

元梅花道人著

古今畫鑑一卷

元湯厚著

寓意編一卷

明都穆著

印章集說一卷

明文彭述

蕉窗九錄九卷

明項元汴著

紙錄

墨錄

筆錄

研錄

書錄

帖錄

畫錄

琴錄

香錄

文具雅編一卷

明屠隆著

青烏緒言一卷

明李豫亨撰

學海類編
三
弈史一卷

明王穉登著

琴言十則一卷

元吳澄著

篆學指南一卷

明趙宦光述

上池雜說一卷

明馮時可著

飛鳥語略一卷

明沈德符著

筠軒清閔錄三卷

明董其昌著

沈氏農書一卷

國朝錢爾復訂

老圃良言一卷

明巢鳴盛述

裝潢志一卷

國朝周嘉胄著

書法粹言一卷

明汪挺錄

硯錄一卷

國朝曹溶著

說硯一卷

國朝朱彝尊著

北墅抱甕錄一卷

國朝高士奇著

集餘七保攝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賞心樂事一卷

宋張鑑著

林泉結契五卷

宋王質著

諧史一卷

宋沈俶著

爐火鑑戒錄一卷

宋俞炎著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著

飲食須知八卷

元賈銘撰

四時宜忌一卷

元瞿祐著

饌史一卷

元撰人闕

拊掌錄一卷

元撰人闕

修齡要旨一卷

明冷謙著

二六切課一卷

明石室道人撰

攝生要語一卷

明息齋居士述

養生膚語一卷

明陳繼儒著

攝生三要一卷

明袁黃著

花裏活三卷

明陳詩教編

養小錄三卷

國朝顧仲編

怡情小錄一卷

國朝馬大年述

鹿門隱書一卷

唐皮日休著

馬氏日抄一卷

明馬愈著

明皇十七事一卷

唐李德裕著

事原一卷

宋劉孝孫著

新書一卷

漢諸葛亮著

刑書釋名一卷

宋王鍵編輯

集餘八遊覽一卷

居易錄談四卷

國朝王士正著

燕臺筆錄一卷

國朝項維貞輯

京東考古錄一卷

國朝顧炎武著

封長白山記一卷

國朝方象瑛著

先聖廟林記一卷

國朝屈大均著

山左筆談一卷

明黃淳耀著

山東考古錄二卷

國朝顧炎武著

遊勞山記一卷

國朝張道浚著

古杭雜言一卷

宋李有撰

金華遊錄一卷

宋方鳳撰

嘉禾百咏一卷

宋張堯同著

夢梁錄二十卷

宋吳自牧著

樂郊私語一卷

元姚桐壽著

吳地記一卷

唐陸廣微著

吳風錄一卷

明黃省曾著

蘇談一卷

明楊循吉著

遊城南記一卷

宋張禮撰

中吳紀聞六卷

宋龔明之撰

華陽宮紀事一卷

宋釋祖秀撰

豫志一卷

明王士性著

秦錄

明沈思考著

晉錄

明沈思考著

楚書

明陶晉英著

益部談資三卷

明何宇度著

泉南雜志二卷

明陳懋仁著

臺灣隨筆一卷

國朝徐懷祖著

廣州遊覽志一卷

國朝王士正著

遊羅浮記一卷

國朝潘耒著

桂林風土記一卷

唐莫休符撰

桂海虞衡志一卷

宋范成大撰

成都遊宴記一卷

宋費著撰

滇記一卷

明楊慎編

滇遊記一卷

國朝陳鼎著

黔志一卷

明王士性著

黔遊記一卷

國朝陳鼎錄

溪蠻叢笑一卷

宋朱輔撰

星槎勝覽四卷

明費信撰

西使記一卷

元劉郁撰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編

西南夷風土記一卷

明朱孟震著

興復哈密國王記一卷

明馬文升撰

朝鮮國記一卷

明黃洪憲著

西方要記一卷

國朝南懷仁著

西陲聞見錄一卷

國朝黎士宏著

安南雜記一卷

國朝李仙根著

遊具雅編一卷

明屠隆著

學海類編

鈔終



易說上

乾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
 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
 雷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
 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象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

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學海類編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
和處卽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
爲二故君子體而爲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旣行此四德卽是
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
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
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
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
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滯礙
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
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
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

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牛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平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流轉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繇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旣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逾距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無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故聖人作而萬物覩若

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當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繇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申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
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
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
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卽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
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作
十分只作五六分多懷不須作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
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
大遠近未始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
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
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
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
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

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
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
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
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
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
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
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
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
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
惡人安能一日作成皆繇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
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繇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
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
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
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杯順而不止
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
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卽順之謂也在大
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

學海類編
之謂也大凡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
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
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爲剛陽所逼卻看得九是寇此
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
卻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卻云屯其
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

之應然一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
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
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
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
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

學海類編
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得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
需則無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
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作立
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
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
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

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小傷爻而以九剛陽而
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我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
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
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
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
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於血而已耳

皇清類編 二
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於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卽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爲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則必有比君

學海類編
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陵弱眾暴寡人將不能自
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
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卽五人爲伍之象也比
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卽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
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無
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卽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
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
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

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
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

不甯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無獨立之理故必皇皇
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眾舍己從人之類蓋
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
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
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况于
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

學海類編 卷一
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
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
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
宜
地 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
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
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下卽是比天
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
缶無一毫虧損自然終來他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
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
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
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
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
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貞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

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甯
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
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
无終之繇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
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閒本好只後來有少不
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閒有一
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

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
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况以六
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
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
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
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噬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

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狠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

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逆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

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無咎蓋不爲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法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爲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胷中之天地胷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連而進如舜之選於眾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云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繇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

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業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同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

學海類編
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閒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无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無增損於其閒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無文學者恐人輕其無文學必外以詞采自衒

實有者卻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無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逾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逾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常人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逾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無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

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無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爲害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下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經義
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尙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六四無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且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爲卻不足以當之蓋做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卻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

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僞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爲无妄雷在地上則爲

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卽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

學海類編
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爲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爲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爲疑阻惟由豫之

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爲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旣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爲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爲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

學海類編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
才正卽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
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爲善
人之宗共鯀爲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
步隨舜禹則爲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爲惡人之黨
是爲善爲惡爲正爲邪皆在舉步閒不可汎有所隨蓋

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
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彖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
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
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
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
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
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
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
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
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
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隨之至孔門
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瞠若乎後猶未
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
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

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
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
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爲
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
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
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
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則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
胷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

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
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
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
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
如此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
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
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
暱蔽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
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
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
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
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
必爲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
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
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宣政閒蔡京
爲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
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爲好官又欲爲

學海類編
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爲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爻卻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卻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說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

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

學海類編
二
卑陋矣爰言利居貞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爲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

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卽所爲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無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爲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羸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羸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

外無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無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無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爲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爲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爲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爲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文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文

蠱

蠱之爲卦取事爲諭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無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

事也在文爲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爲蠱所壞則不必修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無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卻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曰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卽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修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卽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

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無所主但只止而不巽無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胷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

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未到

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無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無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爲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無所事矣天下本無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爲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蠱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無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無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於己有害於人

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著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卽有害於己有害於人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無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爲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

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卻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爲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卻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卻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閒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爲正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無大過聖人教人既與已到者爲地又與未到者爲地若只與已到者爲地則是未到者無一入得道理

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

教三字疑有脫誤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

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無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

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作得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己任至於上九卻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

之生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閒爾

臨 ☶ 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 止 天之道

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

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

至建未八月之道卻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

反掌閒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

失枝落若持八月尙久之心事到面前必無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

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臨其上

便自有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以

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

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

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卻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

強煦煦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

無咎耳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爲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爲不知蓋用眾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

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爲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爲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姤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

二陽爲觀於上卻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騶若上下交孚氣象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爲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卻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無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體自不可廢老氏言

聖人無爲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卻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修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卻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尙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

學海類編
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
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無咎且九
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
吉无不利只謂之無咎者蓋使天下皆爲君子是人君
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無咎人君居尊位最難
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卻自有驗得處俗之美
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閒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
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
處閒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同是被私意閒隔處各不同
苟不察見閒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閒隔故須
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閒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
本與天地無閒只爲私意閒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
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閒則自與天地相近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爲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
能長矣屢按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

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者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他
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大何故商民染紂之沈
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爲惡之
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
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
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
方且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
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

刑平國用中典卽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
制強暴之惡止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
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
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
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
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
聖人言此直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
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無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

我則實無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文爲閒最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閒之理也九四爲閒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爲漢大閒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文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爲直而已五得中則爲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爲閒者耳閒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爲惡之大一至於此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無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

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尙父
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
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
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
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没人惟不加攷究則不見
其爲文爾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
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
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
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
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無敢折大
抵無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
明者之所爲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
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
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
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
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

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
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可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
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
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
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
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
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

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
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
經之文亦然

九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
三之剛閒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閒隔然其從正
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
終不爲人所閒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
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裁

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

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益

巽上震下

益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

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損

艮上兌下

損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

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

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
姤之柔遇剛是也

☰☷

乾兌上
乾下

夬夬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

乾上
巽下

姤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

離上
巽下

鼎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是也

☳☶

艮上
震下

頤上下二物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

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

☲☱

離上
震下

噬嗑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

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焉中
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
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
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 乾上

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

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二之爻

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非從上

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

動豈自上體來乎

☳☳ 乾上

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下

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初之一爻

為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繇泰

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

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

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伊川程氏說

泰 乾下坤上 泰 坤上乾下 賁 艮上離下

中爻變

☲

成艮

離 艮上 離下 賁

成離

☲

變爻上

上爻此分剛之二九泰 爻上二 來柔之六上泰本爻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 乾為父 坤初求於乾 ☱ 坤再求於乾 坤三求於乾 得長女曰巽 得中女曰離 得少女曰兌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 坤為母 乾初求於坤 ☳ 乾再求於坤 乾三求於坤 得長男曰震 得中男曰坎 得少男曰艮

此三卦是坤體乾來變之也

剝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無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

學海類編
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
然後於君子之道無咎得小人之必失君子之心得
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必無兩立之理

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爲有一陽在上陰
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
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會不完具只是上面大有
階級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
習氣豈能昏之猶筍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
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損方能德聚
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
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
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
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
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

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會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交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旣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通亨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爲眾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閒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其道入於善心發處

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故出入無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爲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作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爲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爲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閒復處

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彖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無障蔽爲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

閑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
泯沒蓋爲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
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利有攸
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
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
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推挫時無有生
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雷伏在

地下雖無朕兆之可見無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
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
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爲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
自外觀之若終無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
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
以爲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
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爲
本陰陽爲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
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

性術數家以爲厭禳之法固爲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爲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爲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爲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爲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

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更猶七月也今總以圖明之

子復一月

丑臨二月

寅泰三月

卯大壯四月

辰夬五月

巳乾六月

午姤七月

未遯八月

申否九月

酉觀十月

戌剝十一月

亥坤十二月

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
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
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
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無去處動著便錯才添纖
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
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
往爲吉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

不耕而獲

不菑而畲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獲菑畲則是有意作爲
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獲
之是認以爲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獲前輩言述之者
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文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
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
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文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
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爲簡切蓋无
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會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无
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亦謂之
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
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
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爲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
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贅過分
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

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

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曰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眾不正則反爲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

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所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

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
惟其止得往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無一物
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
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
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
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
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
勿用聖人於豕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
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

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
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
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
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
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
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
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
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如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人之一心方寸閒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入荒之閒皆能畱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攷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足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己而已己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

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輟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

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夬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無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肆防閑輿衛使無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

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以有牙也今獮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彖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茲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於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無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逐無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無

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無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
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繇剛健
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
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無戒懼之心則是
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無剛健之才則是兢兢
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備故用天事而天下蒙
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
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

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自
當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
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
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
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眾人
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

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
彼眾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根蒂乃獨立
也至此則我反爲眾眾反爲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是
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眾中決無容
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
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
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
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澗而盈則能
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
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
是坎而止於盈也九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
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上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

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

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于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

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旣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

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卽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嗟而不敢安若書謂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所以致告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
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
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
有徒其時罪惡非不眾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無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
正萬邦之義

